新元史/卷1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七 ◄

新元史
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

► 卷一百六十九

郝經〈苟宗道〉

郝經

郝經，字伯常，其先潞州人，徙澤州陵川。祖天挺，父思溫。天挺有重名，元好問之師也。金未，思溫辟地河南魯山。賊至，經母許匿窖中，賊熱火熏之，悶絕。經以蜜和寒菹汁，決母齒飲之，始蘇。時經甫九歲，人皆異之。金亡，徙順天，爲守帥張柔、賈輔所知，延爲上客，二家藏書皆萬卷，經博覽，學日進。

憲宗元年，世祖以皇弟開幕府金蓮川，召經，咨以時務，條上數十事，世祖大悅，遂留王府。及伐宋，經從至濮州。有得宋人奏議以獻，言沖要宜防者，凡七道，下諸將議，經曰：「古之一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力。彼今未有敗亡之釁，我乃空國而出，諸侯窺伺于內，小民凋弊於外，經見其危，未見其利也。王不如修德布惠，敦族簡賢，綏懷遠人，順時而動，宋不足圖也。」世祖愕然曰：「汝與張拔都議邪？」經對曰：「經少館張柔家，聞其議論。此則經臆說，柔不知也。」世祖以楊惟中爲江淮、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，經爲副使，將歸德軍，先至江上，宣佈恩信，納降附。惟中欲還汴，經不可，惟中怒，經率麾下先發。惟中愧謝，
乃與經俱行。

經聞憲宗在蜀，久無功，進東師議曰：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，救天下之事於已在

則難。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，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，是尤難也。國家以一旅之衆，奮起朔漠，斡鬥極以圖天下，馬首所向無不摧破。滅金源，並西夏，蹂荊、襄，克成都，平大理，奄征思海，有天下十八，盡元魏、金源故地而加多。惟宋不下，未能混一，連兵構禍逾二十年。何曩時掇取之易，而今日混一之難也？

夫取天下，有可以力並，有可以朮圖。並之以力則不可久，久則頓弊而不振；圖之以朮則不可急，急則僥倖而難成。要之，成功各當其可，不妄爲而已。

國家創業垂五十年，而一之以兵，遣黎虔劉殆盡。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者也，其力安得不弊利！且括兵率賦，朝下令而夕出師，躬擐甲冑，跋履山川。以志則銳，以力則強，以土則大，而其朮則未盡也。苟于諸國既平之後，息師撫民，創法立制，上下井井，不撓不紊，任老成爲輔相，選賢能爲任使，鳩智計爲機衡，平賦以足用，屯農以足食，內治既舉，外禦亦備。如其不服，先以文誥，拒而不從，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。自東海至於襄、鄧、重兵數道，以爲正兵。自漢中至於大理，輕兵捷出，以爲奇兵。帥臣得人，師出以律，高拱九重之內，而海外有截矣。是而不爲，乃於間歲遽爲大舉，上下震動，兵連禍結，底安于危，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。東師未出，大王仁明，則猶有未然者，可不議乎！

國家用兵，一以國俗爲制，而不師古，不計師之衆寡，地之險易，敵之強弱，必合圍把槊，獵取之若禽獸然。鞭弭所屬，指期約日，萬里不忒，得兵家之詭道，而長於用奇。自滹河之戰，乘勝下燕、雲，遺之而去，似無意於取者。既破回鶻，滅西夏，乃出兵關陝以敗金師，然後知所以深取之，長於用奇也。既而由金、房出繞潼關之背以攻汴，自西和徑入石泉、威、茂以取蜀，自臨洮、吐番空穿徹西南以平大理，皆用奇也。夫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，而後可以用奇。豈有連百萬之衆，首尾萬餘里，六飛雷動，乘輿親出。竭天下，倒四海，大極於遐徼之土，細窮於委巷之已，撞其鍾而掩其耳，齧其臍而蔽其目，如是用奇者乎？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。

其初以奇勝也，關隴、江淮之北，平原曠野之多，而吾長于騎，故所向不能禦。兵鋒新銳，民物稠夥，擁而擠之，郡邑自潰，而吾長於攻，故所擊無不破。是以用奇而驟勝。今限以大山深谷，厄以重險薦阻，迂以危途繚徑，我乘險以用奇則難，彼因險以制勝則易。況於客主勢懸，蘊蓄情露，雖有奇謀秘略，無所用之。力無所用與無力同，計不能行與無計周。泰山壓卵之勢，河海濯熱之舉，擁遏頓滯，盤桓而不得進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。

爲今之計，則宜救已然之失，防未然之變而已。西師既構，猝不可解，如兩虎相鬥，入於岩阻，見之者辟易不暇，又焉能以理相喻，使之逡巡自退。彼知其危，竭國以並命，我必其取，無由以自悔，兵連禍結，何時而已。

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，大軍壓境，遣使喻宋，示以大信，令降名進幣，割地納質。彼必受命，姑與之和，偃兵息民，以全吾力，而圖後舉，天地人神之福也。稟命不從，殿下之義盡，而後進吾師，重慎詳審，不爲躁輕，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。申以文移，喻以禍福，使知殿下仁而不殺，非好攻戰辟土地，不得已而用兵之意。誠意昭著，恩信流行，然後閱實精勇，制節以進。既入其境，敦陳固列，緩爲之行。彼善於守而吾不攻。彼恃堅城以不戰老吾，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，吾地吾之所長，彼不能用其長。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，示必取之勢。毋焚廬舍，毋傷人民，開其生路，以攜其心，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。

兵勢既振，蘊蓄既現，則以輕兵掠兩淮，杜其樵采，遏其糧路，使血脈斷絕，各守孤城，示不足取。即進大兵，直抵於江，沿江上下列屯萬竈，號令明肅，部曲嚴整，首尾締構，和具舟楫，聲言徑渡。彼必震疊，自起變故。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，江面闊越，恃其岩阻，兵皆柔脆，用兵以來未嘗一戰，焉能當我百戰之銳。一處崩壞，則望風皆潰，肱髀不續，外內限絕，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，水陸相濟，必爲我乘。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，避實擊虛者也。

如欲存養兵力，漸次以進，以圖萬全，則先荊後淮，先淮後江。彼之素論，謂「有荊、襄則可以保淮甸，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。」先是，我嘗有荊、襄，有淮甸，皆自失之。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，命一軍出襄、鄧，直渡漢水造舟爲梁，水陸濟師。以輕兵綴襄陽，絕其糧路，重兵趨漢陽，出不意以伺隙。不然；則重兵臨襄陽，輕兵捷出，穿徹均、房，遠叩歸、峽，以應西師。如夔門不守，大勢順流，即並兵大出。摧拉荊、郢，橫潰湘、潭，以成犄角。一軍出壽春，乘其銳氣，並取荊山，駕淮爲梁，以通南北。輕兵抄壽春，而重兵布于鍾離、合肥之間，據濡須，塞皖口，南入舒、和，西及于蘄、黃，徜徉恣肆，以覘江口。烏江，採石廣布戍邏，偵江渡之險易，測備禦之疏密，徐爲之謀，而後進師，所謂潰兩淮之腹心，抉長江之襟要也。一軍出維揚，合爲長圍，示以必取。而以輕兵出通、泰，直塞海門、瓜步、金山、柴墟河口，遊騎上下，吞江吸海，並著威信，遲以月時，以觀其變。是所謂圖緩持久勢也。三道並出。東西連衡，殿下或處一軍，爲之節制，使我兵力常有餘裕，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，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。

議者必日，三道並進，則兵分勢弱，不若並力一向，則莫我擋也。曾不知取國之朮與爭地之朮異，並力一向，爭地之朮；諸道並進，取國之朮也。昔之混一者，皆若是矣。晉取吳，則六道進；隨取陳，則九道進；宋之於南唐，則二面皆進。未聞以一旅之衆，而能取國者，或者有之，僥倖之舉也。豈有堂堂天國，師徒百萬，而爲僥倖之舉乎？況彼渡江立國，百又餘年，紀綱修明，風俗完厚，君臣輯睦，內無禍釁，東西南北輪廣萬里，不可謂小，自敗盟以來，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，當我強對，未嘗大敗，不可謂弱，豈可蔑視，謂秦無人，直欲一軍幸而取勝乎？秦王問王翦以伐荊，翦曰：「非六十萬不可。」王曰：將軍老矣。」命李信將二十萬往，不克，卒禦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。蓋衆有所必用，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，故王者之舉必萬全，其幸舉者，崛起無賴之人也。

嗚呼！西師之出，已瓜及戍，而猶未即功。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師，若亦直前振迅。，銳而圖功，一舉而下金陵、舉臨安則可也。如兵力耗弊，役成遷延，進退不可，反爲敵人所乘，悔可及乎！難然，猶有可憂者。國家掇取諸國，飄忽厲，本以力勝，今乃無故而爲大舉，若又措置失宜，無以挫英雄之氣，服天下之心，則稔惡懷奸之流，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，國內空虛，易爲搖蕩。臣愚所以諄諄于東師，反覆致論，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，此也。

及世祖渡江圍鄂州、聞憲宗崩，召諸將密議，經復進議曰：《易》言：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殿下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，發強剛毅，足以有斷。進退存亡之正，知之久矣。向中沙陀，命經曰：「時未可也。」又曰：「時之一字最當整理。」又曰：「可行之時，爾自知之。」大哉王言，時乘六龍」之道，知之久矣。自出師以來，進而不退。經有所未解者，故言於真定，于曹、濮，于唐，鄧。亟言不已，未賜開允。今事急，故復進狂言。

國家自平金以來，惟務進取，不遵養時晦，老師費財，卒無成功，三十年矣。蒙哥罕立，當安靜以圖寧謐，無故大舉，進而不退，禦王東師，則不當復進也而遽進，王以有命不敢自逸，至於汝南，既聞凶訃，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退，修好于宋，歸定大事，不當復進也而遽進。以有師期，會于江濱，遣使喻宋，息兵安民，振旅而歸，不當復進也而又時。既不宜渡淮，又豈宜渡江？既不宜妄進，又豈宜攻城？若以機不可失，敵不可縱，亦既渡江，不能中止，便當乘虛取鄂，分兵四出，直造臨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則宋亦可圖。如其不可，知難而退，不失爲金兀朮也。師不當進而進，江不當渡，而渡，城不當攻而攻，當速退而不退，當速進而不進，情見勢屈，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，則我

竭彼盈，又何俟乎？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，又延引月日，冬春之交，疫必大作，恐欲還不能。

彼既上流無虞，呂文德已並兵拒守，知我國疵，鬥氣自倍，兩淮之兵盡集白鷺，江西之兵盡集隆興，嶺廣之兵盡集長沙，閩、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，伺隙而進，如遏截于江、黃津渡，邀遮於城關關口，塞漢東之石門，限郢、復之湖濼，則我將安歸？無已則突入江、浙，搗其心腹。聞臨安、海門已具龍舟，則已徒往；還抵金山，並命求出，豈無韓世忠之儔？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，中挾巨浸，號爲活城，肉薄骨並而拔之，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，朔流而上，則入洞庭，保荊、襄，順流而下，則精兵健櫓突過浒、黃，未易遏也，亦徒費人命，安所得哉！

雖然，以王本心，不欲渡江，既渡江，不欲攻城，既攻城，不欲並命，不焚廬舍，不傷人民，不易其衣冠，不毀其墳墓，三百里外不使侵掠。或勸徑趨臨安，日其民人稠夥，若往，雖不殺戮，亦距蹂，吾所不心。若天與我，不必殺人；若天不與，殺人何益，而竟不往。諸將歸罪士人，謂不可用，以不殺人故不得城。大王曰彼守城者只一賈制置，汝十萬衆不能勝，汝輩之罪也，豈士人之罪乎！益禁殺人。嶄然一仁，上通於天，久有歸志，不能遂行耳。然今事急，不可不斷也。

宋人方懼大敵，自救之師雖則畢集，未暇謀我。第吾國內空虛，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，在於背脊；西域諸胡窺覘關隴，隔絕旭烈大王；病民諸奸各持兩端，觀望所立，莫不凱覦神器，染指垂涎。一有狡焉，或啓戎心，先人舉事，腹背受敵，大事去矣。且阿里不可已行赦令，令脫里赤爲斷事官、行尚書省，據燕都，按圖籍，號令諸道，行皇帝事矣。雖大王素有人望，且握重兵，獨不見金世宗、海陵之事乎！若彼果決，稱受遺詔，便正位號，下詔中原，行赦江上，欲歸得乎？

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，自西南隅，萬人敵，上可並行大車，排槎串樓，締構重復，必不可攻，只有許和而歸耳。斷然班師，亟定大計，銷禍于未然。先命勁兵反截江面，與宋議和，許割淮南、漢上、梓夔兩路，定疆界歲幣。置輜重，以輕騎歸，渡淮乘驛，直造燕都，則從天而下，彼之奸謀僭志，冰釋瓦解，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，收皇帝璽。遣使召旭烈、阿里不哥、摩哥及諸王駙馬，會喪和林。差官於汴京、京兆，成都、東平、西京，北京，撫慰安輯，召真金太子鎮燕都，示以形勢。則大寶有歸，而社稷安矣。

會宋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，乃班師。

世祖既位，經上立政議曰：臣聞，所貴乎有天下者，謂其能作新樹立，列爲明聖，德澤加于人，令聞施於後也。非謂其志得意滿，苟且而已也。志得意滿，苟且一時，草木並朽而無聞，是爲身者也，于天下何有？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。爲人之所不能爲，立人之所不能立，變人之所不能變，舊然與天地並，沛然與造化同，雷厲風飛，日星明而江河流，天下莫不貴之而已。不以爲貴，以爲已懷所當爲之職分也。古之有天下者，莫不然。後之有天下者，亦莫不當然。天下，一大器也。綱紀禮義者，天下之元氣。文物典章者，天下之命脈。非是，則天下之器不能安。小廢則小壞，大廢則大壞。小爲之修完，則小康。大爲之修完，則太平。故有志于天下者，必修之，而不棄也。以致治自期，以天下自任，孳孳汲汲，持扶安全，必至成功而後已。使天下後世稱之曰，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降，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，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，天下之未至作者，至某君而作，配天立極，斷統作帝，熙鴻號於無窮，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。

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。作于漢則曰高帝，曰文帝，曰武帝，曰昭帝，曰宣帝，曰世祖，曰明帝，曰章帝，凡八帝。於三國，則曰昭烈，一帝。于晉則曰孝武，一帝。于元魏則曰孝文，一帝。于宇文周，則曰武帝，一帝。于唐則曰高祖，曰文皇，曰玄宗，曰憲宗，曰武宗，曰宣宗，凡六帝。於後周則曰世宗，一帝。于宋則曰太祖，曰太宗，曰仁宗，曰高宗，曰孝宗，凡五帝。于金源則曰世宗，曰章宗，凡二帝。是皆光大炳耀，不辱於君人之名，有功於天下甚大，有德於生民甚厚，人之類不至於盡亡，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，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，人倫不至於大亂，綱紀禮義、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，數君之力也。嗚呼！上下數千載，有志之君僅是數者。何苟且一時者多，而致治者鮮也。雖然，是數君者，獨能樹立，功成治定，揄揚於千載之下，豈不爲英主也哉！其視壞法亂紀，睪彝倫，毒海內，覆宗社，碌碌以偷生，子子以自蔽，其爲庸懦者，可爲憫笑也。

國家光有天下綿曆四紀，恢拓疆宇，古莫與京。惜乎攻取之計甚切，而修完之功不逮。天下之器日益弊，而生民日益憊也。蓋其幾一失，而其弊遂成。初下燕雲，奄有河朔，便當創法立制，而不爲。既並西域，滅金源，蹂荊襄，國勢大張，兵力崛阜，民物稠夥，大有爲之時也。苟於是時，正綱紀，立法度，改元建號，比隆前代，使天下一新，漢唐之舉也，而不爲。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，官制廢則政事亡，都邑廢則宮室亡，學校廢則人材亡，廉恥廢則風俗亡，紀律廢則軍政亡，守令廢則民政亡，財賦廢則國用亡，天下之器雖存，而其實則無有。

賴社稷之靈，祖宗之福，兵鋒所向，無不摧破，穿徹海嶽之銳，跨淩宇宙之氣，騰擲天地之力，隆隆殷殷，天下莫不懾伏。當太宗皇帝臨禦之時，耶律楚材爲相，定稅賦，立製作，榷宣課，分郡縣，籍戶口，理獄訟，別軍民，設科舉，推恩肆赦，方有志於天下。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，相與排擯，百計攻訐，乘宮闈違豫之祭，恣爲矯誣，卒使楚材憤悒以死。既而牽連黨與，倚疊締絕，援進宵人，禦之以武，相與割剝天下，而天下被其禍，荼毒宛轉，十又餘年，生民顒顒，莫不引領望明君出。

先皇帝初踐寶位，皆以爲致治之主，不世出也。既而下令鳩括符璽，督察郵傳，遣使四出，究核徭賦，以求民瘼，汙吏濫官，黜責殆遍，其願治之心亦切也。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，舊弊未去，新弊復生，而致治之凡又失也。

今陛下統承先王聖謨，英略恢廓，正大有一天下之勢。自金源以來，綱紀禮義、文物典章，皆已墜沒，其緒餘土苴，萬億之能一存。若不大爲振澡，與天下更始，以國朝之成法，援唐、宋之故典，參遼、金之遺制，設官分職，立政發民，成一王法，是亦因仍苟且，終於不可爲，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，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，前無以貽謀，後無以取法，壞天地之元氣，愚生民之耳目，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，痛惜而歎惋也。

昔元魏始有代地，便參用漢法，至孝文遷都洛陽，一以漢法爲政，典章文物粲然，與前代比隆，至今稱爲賢君，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，是可以爲監也。金源氏起東北，小夷部曲數百人，渡鴨?，取黃龍，便建位號，一用遼、宋制度，收一國名士，置之近要，使藻飾王化，號十學士，至世宗與宋定盟，內外無事，天下晏然，法制修明，風俗完厚，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，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。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，必爲流涕，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。是以可以爲監也。

今有唐之地而加大，有漢唐之民而加多，雖不能便如漢、唐，爲元魏、金源之治亦可以。陛下睿稟仁慈，天錫勇智，喜之冠，崇禮讓，愛養中國，有志於爲治，而爲豪傑所歸，生民所望久矣。但斷然有爲，存典章，立綱紀，以安天下之器，不爲苟且一時之計，奮揚乾綱，應天革命，進退黜陟，使各厭伏，天下不勞而治也。今自踐祚以來，下明詔，蠲苛煩，立新政，去舊汙，登進茂異，舉用老成，緣飾以文，附會漢法，斂江上之兵，一視以仁，兼愛兩國，莫不思見德化之盛，至治之美也。但恐害民餘孽，扳附奸邪，更相援引，比周以進。若不辨之於早，猶夫前日也。以有爲之姿，據有爲之位，乘有爲之勢，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，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。《書》曰：「罔不在厥初，」《易》曰：「履霜堅冰」，至《詩曰》：「如彼十雨雪，先集維霰，」《春秋》書「

元年春王正月，」皆謹之于初，辨之於早也。有有爲之志，而不辨奸邪於早，而卻之，則鑠剛以柔，蔽明以暗，終不能以有爲。蓋彼奸人易合難去，誘之以甘言，承之以令色，賂之以重寶，便辟迎合，無所不至，不辨之於早，而拒之，則墮其計中，授之以柄，而隨之耳。

昔王安石拜參政，呂獻可即以十罪劾之，溫公謂太早，獻哥曰：「去天下之害，不可不速，異日諸君必受其禍。」安石得政，宋果以亡。溫公曰：「呂獻可之先見，范景仁之勇決，吾不及也。」

夫月暈而風，礎潤而雨，理有所必然。雖天地亦可先見，況於人乎？方今之勢，在於卓然有爲，斷之而已。去舊汙，立新政，創法制，辨人材，綰結皇綱，藻飾王化，偃戈卻馬，文致太平。陛下今日之事也。毋以爲難而不爲，毋以爲易而不足爲，投械挈會，比隆前王，政在此時。不累於宵人，不惑於群言，兼聽俯納，臣之所願也。

世祖深韙其言，欲大用之。

時王文統當國，忌經，思擯之於外。中統元年，世祖議遣使于宋，告即位，且征前日請和之議，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，經入辭，請與蒙古人偕往。帝不許曰：「卿等往即可，彼之君臣皆書的也。」賜葡萄酒，沼曰：「朕初即位，庶事草創，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，亟以聞。」經奏便宜十六事，辭多不載。

或謂經：「宋人譎詐，動以疾辭。」經曰：「自南北構難，兵連禍結，苟能弭兵靖亂，吾學爲有用矣，雖蹈不測之淵，吾所甘心也。」既行，文統陰囑李璮侵宋，欲假手害經。以至濟南，璮以書止之，經奏其事於朝。宋敗璮軍于淮安，經至宿州，遣副使劉仁傑、參議高翊請入國期，不報。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，庭芝復書果疑經，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，恐經至謀泄，館經真州。經乃表奏宋主曰：「願效魯連之義，排難解紛，豈知唐儉之徒，疑兵誤國。」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，極陳戰和利害，且請入見及歸，皆不報。驛吏棘垣鑰戶，晝夜守邏，欲以動經，經不屈。經待下素嚴，又久羈困，多怨者。經諭曰：「向受命不進我之罪也。一入宋境，死生進退聽其在彼，我終不能屈身辱命。汝等不幸，宜忍以待之，我觀宋祚將不久矣。」至元十二年，丞相伯顏南伐，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入宋，問執行入之罪，宋懼，遣總管段祐以禮送經歸。似道之謀既泄，尋竄死。經道病，帝遣樞密院官及尚醫近侍迎勞，所過父老瞻望流涕。明年夏，至闕，賜宴內廷，賞賚有差。秋七月卒，年五十三，敕官爲護喪遠葬，謚文忠。

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、知林州。後贈昭文館大學士、司徒、冀國公。

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。及被留思托言垂後，撰《續後漢書》、《易春秋外傳》、《太極演》、《原古錄》《通鑒書法》、《五衡貞觀》等書及文集，凡數百卷。其文豐蔚豪宕，善議論。詩尤奇崛。拘使館十六年，從者皆通於學。開封民射雁金明池，得系帛詩雲：「霜落風高恣所如，歸期回首是春初。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。」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，獲者勿殺，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。」鹹謂經之忠節所感動。時南北隔絕，經不知改元，故題曰中統十五年雲。

二弟彝、庸，皆有名。彝字仲常，隱居以壽終；庸字季常，潁州知州。子采麟，累官集賢直學士、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。

從經使宋者有苟宗道，字正甫，保定人，官都事，經授以經學，官至國子祭酒、江南行台治書侍禦史，卒。

史臣曰：「郝經屢進言于世祖，以伐宋爲連兵構禍。就成敗論之，其言似迂而不切，然謂如其不服，先以文誥，拒而不從，再行天伐，異曰蒙古滅宋，卒不外此，蓋王者之師，誠不以險謀詭計爲勝算也。宋人自亡其國，無足論者。以經之學識，而不獲用於至元之世，惜哉！」